

# 同窗9人：致我的13岁

67届 韩小鹰

网名：易

在51中的一年半，我基本形成了自己一生的性格、心态和思维方式。回忆13岁和同窗的互动画面，对我今后的人生，很温馨，也很重要。

共九人（悼念篇5人，怀旧篇4人）。

## 悼念篇 1：

赵肖明。肖明曾和我同一个小学，永嘉路一小。是我唯一一个同小学、同中学、同班的人，我们感情很好。他比我还矮小，坐在第一排，我坐第二排，所以我们上课经常接头接耳。他住岳阳路，父亲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副局长，叫赵明。当时的局长是黄赤波，也住在这条弄堂里，就是岳阳路、永嘉路再往南走3-4分钟。他家是一个西班牙风格的别墅，带一个比较大的花园。主房间在二楼和三楼，一楼我从来没进去，可能是厨房什么的。大门进去后可直接上二楼，三楼是卧室。那扇大门永远是开着的，不关。肖明是非常敦厚、老实的人，脸色永远泛红，说话很慢，好像在边说话、边思考，但所言非虚。他还有一个弟弟，略小几岁，有时候也参加我们聊天。肖明最大的特点就是稳重、实在。我估计有一点遗传，因为他是长子，长子一般都比较像父亲。后来听说赵明因黄赤波受到牵连了。黄就住在肖明家对面，也是一栋别墅。

肖明后来去了崇明前哨农场。我进了上海工矿，因为我二哥韩小雁比我大两岁，和我同届，我六岁就上小学，永一是五年一贯制，所以我们哥俩就是同一届。作为兄长，他报名去黑龙江军垦，借他的光，我留在上海，进了东海轧钢厂，就在建国西路，属手工业局。肖明去了农场后，我们经常通信，我抽屉里现在还保留着当时我们来往的邮件。发小嘛，总是有很多社会新鲜事要说，来来回回，写了很多信。当时我们的心态还是非常积极向上的，总会聊刚接触到的社会人和事，谈谈看法，问题怎么解决，等等。班里和我保持通信的还有去江西插队的胡维国，后来胡就不再和七班同学联系了，七班至今没人知道他的现状。

肖明在农场做到了连长，也是拼了命地干活，他的个性就是肯干、实干、苦干，不会取巧，不会耍花枪。后他被抽调上来到上海市检察院，我估计也和他个性有关，档案里可能都有记载。就像我档案里的记载，说什么里通外国，莫须有，莫名其妙。可能我和法国人接触比较多，个性又倔强，极左领导想不通，又没证据，就想当然地把看法硬塞进我档案（我十多年后才悟出，这方面也够迟钝的。没办法，可能也是遗传，只顾前冲）。当然，国家的根本问题是他们这批官员，政治、业务、思想都极左，唯上，水平太低。肖明进了市检察院，我去看过他多次，建国西路。他还是敦厚、朴实的老样子，对检察业务不很上心。一段时间后，他说身体不好，提前退休了。“这么早退休？”我问他，他说身体扛不住了。“退休后做什么？”他说看看有没有可能经商赚点钱，退休工资不高。“卖什么呢？”代理红酒。

我们在肇嘉浜路他朋友的办公室多次碰头。他父亲过世后，他家已搬离了岳阳路。他有时也会跟我说，身体一直不太好。一段时间后，他微信里说要到庐山去休养，住一段时间。我估计医生让他去山区疗养，可能和肺病有关，农场里拼得太厉害了。没办法，个人性格，碰到大环境，牺牲的就是身体。

他和夫人都住在山区。一段时间后，突然听说他过世了，我猜想疗养可能也没改善。

人生就是，内因和外因组成了命运。如果不是文革大环境，按照他的性格钻研业务，肯定会所成就，但人生没有如果：极左路线扭曲了一颗善良的心，摧毁了一株踏实生长的树苗！

## 悼念篇 2：

胡大卫。大卫住复兴西路、永福路再往西的第一条小马路，好像叫高邮路，一条丁字路。所以放学后他和我是一直沿着复兴中路往西，回永福路顺路的。我是班里最小的，估计他比我大两岁，戴副眼镜，文质彬彬。我们放学后经常一起回家，我现在还记得他每天带的那个铝饭盒，椭圆形，很大的那种，放在塑料编织的网袋里。有时走到永福路、复兴西路口，他还拽着我，硬让我陪他走到高邮路他家门口，我不愿意，就蹲在地上，他就硬拖我，反正就是打打闹闹，关系非常近。他家我也去过几次，和赵千山一样，也有一个自己的小房间，房间书架上放着很多书。文革爆发，估计他是职员家庭出身，就没有他任何消息了。后听说他到了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，大概是市科技情报所的一个下属单位，担任了总编，很替他高兴。后来我碰到他时，他已经被调到世纪出版集团当总编了。我每一次打电话去，他都在办公室忙。我到他那个在福州路、河南中路的集团总部去过几次，在办公室跟他聊的时间比较长，当时我还没想自己出书，他就跟我介绍出版业的近况。还是像当年那样，文质彬彬、慢条斯理的。但是眼睛不行了，他说过去在科技情报出版社看稿时把眼睛看坏了。后来我们聊起班里同学的情况，也谈得非常实在，几十年不见，没什么隔阂。

他说他出差去美国，和尹棕道见面了，劝尹回国：“在美国混没意思，又不能搞专业”。我问：“尹怎么说”？“他不想回来，觉得美国自由”。

后来我想出版自己写的书，就征求他意见。他说他已经退休了，就帮我介绍了集团其他负责人，让我直接去找他们谈。这些负责人看他的面子，跟我安排了一次面谈，也没有什么政策倾斜，那我想就算了，人走茶凉了吧。如果大卫还是老总的话，估计出版敲定下来没问题。再后来，他告诉我他要搬家，搬到松江九亭镇，他在那里买了房子，让我到他家去玩。九亭是新开发区，我也想去看看，反正有地铁直达。结果我也因为忙，还没来得及去，就发现他微信露面越来越少。我们有私聊，也有群聊，但不管哪种聊，他发微信的次数越来越少。半年后，听说他病了，而且病得很重。不久，他就过世了，大概65岁左右。

一个循规蹈矩、兢兢业业的知识分子，是发小，也是我心中的大哥。

## 悼念篇 3：

赵千山。千山个子比我高一点。每次放学，我回永福路，他看到我，总是拉我一起走，我只好从淮海中路、湖南路口右拐回家，虽然有点绕路，但有个伴可以说话也不错，否则，大家都觉得路上有一点枯燥乏味。我被他拉着一起回家过好多次。因为他英年早逝，所以我现在尽量多回想一些画面。

千山学习各方面都不错，家住二楼，自己有一个小房间，就是市情报研究所旁边叫“逸邨”的弄堂里，好像要走到底了。他给我看他写的钢笔字，毛笔字，还吹口琴，拉小提琴，感觉他是一个很正派、向上、才华横溢的人。有一次走到他弄堂口，碰到了个男生，个子不高，大大的额头，下巴比较削尖，有点倒三角，千山告诉我是他的邻居，是51高中的，叫汤沐黎。汤和他打招呼，邻居加学长的样子，边走边说一些学校高中的见闻；告诉千山某个事情应该怎么搞法，千山也很听他的，在那里诺诺答应着。为什么此画面印象深刻？因为汤的父亲是著名导演汤晓丹，我们都看过他导的“南征北战”等电影，所以对沐黎就有一点肃然起敬。看来他们这条弄堂里住的都是名人，千山爸也是一个作家。

文革后听说千山去黑龙江插队了.....后来又听说他得了当地一种“克山病”，英年早逝了。

得的“克山病”？你能说冥冥之中，“玄学”是迷信吗？

## 悼念篇 4：

姚鸿。姚是我们班一个很奇怪的人，脸又黑又红，黑里透红，坐在最后一排，身材壮实，个子不算最高，上嘴唇有一片黝黑绒毛，很少见。声音低沉，瓮声瓮气，语气也冲，甚至有点凶。他学习不错，住在靖江路，就是普希金纪念像旁边的那条路，现在可能叫桃江路了。到他家去玩过几次，连街是一片连体别墅，后面带一个花园。他爸爸是上海科学院党委书记，邻居们也都是高级知识分子。虽然他说话有点凶，但对我还不错，可能觉得我年龄和个子都太小，又都是干部家庭出身。花园靠房有一个水泥的矮平台，我们可以在上面搭一个横杆什么的打乒乓球。文革爆发，社会开始兴起“血统论”，我自然被归属于干部家庭的“红五类”，和姚走得更近了。停课没事，父母也管不了我们，我和姚等几个人一商量，反正坐火车不要钱，就“躺”着火车去北京了（车厢里都是红卫兵，水泄不通。姚鸿他们几个或坐或站。我因个子最小，就钻到座椅下，一觉睡到北京。所以我人生第一次坐火车，是躺火车；第一次进京也是躺平进京）。在北京，我们几个人在红卫兵接待站睡地铺，一起参加“毛主席接见红卫兵”，大概属最后一批或倒数第二批。当天早上我们很早爬起来，接待站给每人发了几个馒头，赶到天安门西首，在欢迎队伍里翘首等了半天，军用吉普车快速在面前一晃而过，仿佛看见了，还没兴奋起来，车子就过去了。后来和姚接触就少了，因为他家搬到北京去了，他到了国家发改委，做了个处长，在班群他还传过几篇他发表的经济论文，很以为傲。我读了觉得一般，就知道他在北京做个小官，干点实事，混混。

后来又听说他得了一种什么病，从小就有的，难治，外在表现为体型，胡子，脸色和嗓音低沉，至此，我才知道他身体其实一直是外强中干的。

因病情，姚鸿前几年过世了。北京王庆苏同学代表我们7班参加了追悼会，敬献了花圈。花圈上我受七班老师和同学委托（班主任火观民虽高寿80多岁，也一直活跃在班群里），执笔写了一幅挽联。

人生七年，13岁的少年时代，诸多东西已慢慢成型：身体、心态、性格、思考方式 ....  
...，从少年的言行举止，基本上可以看出个人的发展趋势。

## 悼念篇 5：

毛金华。毛是我们班的体育委员，坐在倒数第二排，他个子中等，但皮肤白皙，肌肉发达，和我相反。我是班里年纪最小的，弱、小、矮，坐在前面第二排（还有比我更矮的），所以我看毛有点崇拜的眼光。为什么？三个原因，一，他体育确实很好，而且身强灵活，敢打敢拼，敢单挑班里、班外几个刺头男生；二，他功课也不错，不是那种只会打架，学习不行的人；三，为人讲道理，和他说一个什么事，他能帮尽量帮。他出身工人家庭，按照“血统论”，似乎归为造反派。文革开始，听说他住在复兴中路、襄阳南路交界的一条弄堂里（班里同学住家大致可分为3个方向，出校门后往西，往北，往南。仅有毛是往东），有一次和另外一个同学一起进这条弄堂，对着可能是他家的一片平房，大叫他名字：“毛金华，毛金华……”，我们不知道门牌号码，也没见人出来。

我小学上的早，6岁上永嘉路一小，因为永一是教改试点单位，5年制。算下来，我进51中时应是12岁到13岁之间，文革爆发，就直接跟着姚鸿、周燧、倪和平等人坐火车去大串联（父母受冲击，同学们都被打乱了，被迫都在“人以群分”（干部家庭、保皇派，等））。

有一次，我们几个“保皇派”去学校兜兜，原来的教室在南楼二楼北面一排，楼梯走上去右手第一间。发现教室门关着，我们推门进去后发现有几个人在捉对摔跤，就是谁也不服气谁，不买账。有朱恩炎，俞富城，倪和平等，地上铺着体育课用的棉垫子。气氛倒没有剑拔弩张（原来我内心还有点忐忑，以“血统论”分派后，同学间见面是否会尴尬？），还是以武会友式的，点到即止，甚至还有点互教互学的意思。当然我是外行，我在旁边看朱和俞打，朱胜了，朱也是一个动手能力很强的人，当时住在肇嘉浜路以南的日晖新村。然后毛和俞打，毛又把俞摔倒了。俞个性很犟，不服输，连战几人，气势不输，并和毛探讨摔跤的招式。俞住在淮海中路的钱家塘，父亲是红房子西餐馆的厨师。文革中弄堂出了很多打架帮，估计平时也没少训练。

后来听说在江西插队落户的毛金华过世了，肝癌，才54岁，这个病肯定和心情、劳累有关，大家心知肚明。

又一个青年（中年）才俊被极左政策害死了。

## 怀旧篇 1：

王庆苏。庆苏个子矮小，也很瘦弱，说话轻声轻气的，但学习成绩很好，很自律的女生。后来她去美国读理工科，上班在美国IT公司。她老公是美国人，陪她到上海来过，下榻衡山饭店，我们见过面，长得很英俊。可能都是海归背景，所以庆苏和我的交谈很亲切，虽然在校的时候互动不多。她是一个很直爽、实在、诚恳的人，喜欢直抒胸臆。

我们商量下来，打算联手搞一个公司，结果因第三方企业的诚信有问题，就没有开展下去。我回国后，常想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做一些事，不想浪费我在法国10多年的资源。就让她问她爸爸王希季，两弹一星功勋院士，已高寿104岁，是否可以让你爸爸介绍一些社科领域的知名人士，我们一起做一点实事。她告诉我，她问了，爸爸说自己不熟悉社科界人士。所以这个事情也就作罢了。

她注重养生，给我寄过一些养生的、健身的资料和工具。但毕竟长时间没有联系，她人又在北京，所以性格上面可能有些差异。有一段时期，我们经常互通电话。她关心我的身体，给我寄东西，这样的情分我永远不会忘记。

**希望她在北京生活愉快，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再度闪光。**

## 怀旧篇 2：

柯晓明。是我们班长，他父亲是51中的教导主任柯从绳，有时会到我们班里探头看看，一口四川话，和蔼可亲。晓明课堂上经常举手发言，说话响亮，思路清晰。体育方面很不错，是学校游泳队的。文革爆发后，我们就没有什么联系了。后来班里建了微信群，

知道他和我一样，77级复旦大学本科毕业后，就到美国去读法律，毕业后在那里做专职律师。有时会随着美国律师团回国见客户，等等。有一次我们全班聚餐，他和我餐前在锦江饭店的二楼聊了一会，都是国外法学文凭，又都在从事律师业务，我们谈了各自的情况，我觉得他思路清晰，知识面广，发展全面，待人处事，情商很高。有段时间他微信里出来比较少。他有两个孩子，都成人了，有各自的专业发展。他看问题理性分析，不走极端。一个人历经打拼，能够成熟到这个程度，我觉得很成功。

在美国，他继续喜爱游泳，住在西雅图，发回来的照片不是在当地的河里就是海岸附近独自游泳，自由式，身姿矫健，说明身体很好。到了这个年纪，身体还能够保持这个状态，是令人羡慕的。我们过去说三好学生，德、智、体全面发展，他做到了，是个典范。他是资深的华人律师，美国留学生中的佼佼者。

**他15岁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他人生应有大发展，是一个目标明确、铿锵有力的成功者。**

## 怀旧篇 3 :

张立民个子和我差不多，脑袋大，圆圆的，额头也高，皮肤白净，很活络，好强，有自己的独特想法，喜辩论，勿买账，功课成绩不错。文革中，不知道他是什么家庭出身，没有消息了。后来七班有了微信群，他也在里边，才知道他已经在美国好多年。他说去美前，他在上海做过蔡光天老师创办的前进语言进修学院的英语老师，所以英语很不错。

巧了，我大学毕业后找不到直接赚钱的机会，家庭生活所迫，也去前进进修学院教法语了。当时我找到蔡老的总部，瞿溪路，好像属于卢湾区、南市区交界处，我问过蔡老为什么这里？他说“房租便宜”。我以51中67届毕业生身份冒昧去找蔡老，和他聊了小一个小时，他抽出时间来和我谈，告诉我办进修学院赚不了什么钱，但现在已经办了，也没办法，就硬撑下去，交给他女儿了。他把他女儿从隔壁办公室里叫过来，我们三个人一起聊。我当时的想法是希望助力把前进学院做大、做强、做特色。既然办了，就把它做成一流。但蔡老觉得算了，要赚钱的话，还是通过其他办法。因为后来陆续出现了许多类似民办学院，竞争比较激烈。蔡女儿倒是没什么看法，听他爸的。如果做下去，女儿也愿意维持住这个“营业部”。谈话后我有一点失望，觉得蔡老已雄心不再，所以我只教了一个学期的法语就不教了。但由此也和立民成了前后同事，虽然我们彼此都不清楚。此天意耳。

立民赴美后就在那里教中文、教英文，反正什么赚钱做什么，但一直没有离开“大语言学”的圈子，他对语言学、修辞学、语义学.....这些和语言有关的东西比较有兴趣，所以在微信里我们也常作交流。当然这个不是主要方面，主要方面是我觉得他分析问题思路清晰，如说对美国政界、经济界的整体看法，对股票市场、债券市场的具体操作，思路都很到位，觉得他所涉文科学术面虽不繁多，但对国际、美国、中国事件的看法却非常精准。

他在微信里发了他写的一篇悼念毛金华的文章，读后感觉他对毛非常有感情，敢说真话，讲义气。51中停课，同班同学都各自为政了，他和毛住的不近，却互动很多.....

**我觉得像立民这样的性情中人，宜长交矣。**

## 怀旧篇 4：

尹棕道。大家习惯叫他“老道”或“道道”，除了名字中有个“道”字，还因为他皮肤白白的，说话慢条斯理，笑嘻嘻的。有一次我还看他居然戴了一副有链条的眼镜，更显得文质彬彬。后来听胡大卫说，老道去了美国。老道在群里经常发信息、视频，天南地北、五花八门都有，因为他自己也有兴趣，吃喝玩乐、社会新闻、史海钩沉等等，估计就在美国养老下去了。老道人很善良，所以经常乐于和大家交流各种生活信息，观点也实事求是。言行举止，有一说一，不会虚头巴脑。

人生有此同窗，岂不乐哉。